



通鑑總類卷第九

諫諍門

魏任座之言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

秦趙良諫商君之治秦

顯王三十一年。初。商君相秦。用灋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爲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謔。春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駮乘。持矛而操闌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



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漢樊噲說沛公還軍霸上

高帝元年，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十一

四五

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張良諫漢王立六國之後

三年，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

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三二

賈山言治亂之道

文帝二年。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

文帝止輦受言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䟽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

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擊轡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徵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文帝乃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文帝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文帝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文帝詔除誹謗詆言之罪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四

魏相乞賞韓義子以旌諫臣

元鳳元年。文學魏相對策。以爲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疆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大夫。

宣帝出諫官以補郡吏

元康元年。宣帝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宣帝廼徵望之入守少府。

貢禹勸元帝節儉

初元元年。元帝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

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爲諫大夫。元帝數虛已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宅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爲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官室已定。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五

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耿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

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

永光元年。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說。先毆。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劉輔諫立趙婕妤

永始元年。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諫大夫劉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六

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祚。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成帝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等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

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褻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稟。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成帝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

谷永言事有內應

二年。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成帝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七

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陛下棄禹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崇聚儻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容。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媾媾。溷殺無別。黽勉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

救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成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成帝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成帝大怒。

孔光所言輒削草藁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灋度修故事。成帝有所問。據經灋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許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

諫諍門

道鑑總類卷九

八

師丹以奏事漏泄獲罪

建平元年。師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哀帝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挾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哀帝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旣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

使奉朝請。惟陛下裁覽。哀帝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鮑宣上書論七亡七死

四年。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

諫諍門。

道鑑總類卷九

九

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

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宣語雖刻切。哀帝以宣名儒。優容之。

申屠剛謂忠言至諫希得用

建武五年。申屠剛諫隗囂曰。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

鍾離意獨敢諫諍

永平三年。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壻松。以杖撞之。松走入牀下。明帝怒甚。疾言曰。郎出。松乃曰。天子穆穆。諸侯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十

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爲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明帝雖不時能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

陳蕃諫桓帝遊獵

延熹六年。桓帝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

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

劉瑜說桓帝開廣諫道

八年。太尉楊秉薨。秉爲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立胤嗣。繼體傳爵。又嬖女充積。冗食空宮。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爲議郎。

魏辛毗引裾諫徙士卒

黃初元年。文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文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文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文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

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文帝不答。起入內。眈隨而引其裾。文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眈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文帝乃徙其半。文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眈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文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

吳張紘臨困留牋

太和三年。吳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諫諍門。
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執。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王省書爲之流涕。

陳羣每上封事輒削其草

青龍四年。潁陰靖侯陳羣卒。羣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晉武帝不罪忠讜之言

泰始八年。武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武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武帝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漢劉殷不犯顏忤旨

永嘉六年。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殷爲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榷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自終。

陳元達諫劉聰起鷓鴣殿

建興元年。漢王聰立貴嬪劉娥爲皇后。爲之起鷓鴣殿。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爲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光文皇帝身衣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不食粟。愛民故也。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饋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爲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齋肘腋。石勒曹疑貢粟漸踈。陛下釋此不

憂乃更爲中官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居治安之世。粟帛流衍。猶愛百金之費。息露臺之役。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而官室之侈。乃至於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管一殿。何問汝鼠子乎。乃敢妄言沮衆。不殺此鼠子。朕殿不成。命左右曳出斬之。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署而入。卽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顓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十四

四

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官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壹。寧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誠無面目復奉中櫛。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變色。任顓等叩頭流涕不已。聰命顓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賜顓等穀帛各有差。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聰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使朕畏卿邪。

陳元達諫劉聰立三后

建興三年。漢王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爲上皇后。劉貴妃爲左皇后。月華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極諫。以爲竝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元達。聰乃復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月光有穢行。元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恨元達。

河間王易極諫劉聰

四年。漢王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綦母達。公師。或王琰。田歆。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

諫辭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五

以

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免幹爲庶人。太宰河間王易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爲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爲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爲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前趙游子遠在幽囚不忘諫爭

東晉太興三年。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皆伏誅。趙王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怒。以爲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戶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爲王。自稱大秦。改元曰平。趙四山氏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曜手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爭。忠之至也。陛下縱不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下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七六

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意解。乃赦之。

符秦王洛誨敗獵

咸安元年。秦王堅如鄴。獵於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陛下羣生所繫。今夕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柰太后天下何。堅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敗獵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

宋扶今育上表被誅

元嘉十八年。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今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第。

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楊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卽收付建康獄。賜死。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釜。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十七

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北魏古弼以奏事不聽擊劉樹

二十一年。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古弼爲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世祖。欲奏其事。世祖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梓樹頭。掣下牀。搏其耳。馭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色。捨碁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世祖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

公車免冠徒跣請罪。世祖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蹇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高允皆面陳其事

大明二年。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十一

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周朗以言事切直見殺

四年。前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孝武帝銜之。使有司奏朗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

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

六年初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孝武帝嘗出射雉。風雨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會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彧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孝武帝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每孝武帝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武帝謂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孝武帝乃出懷文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領廣陵太守。懷文猶未發。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孝武帝聞之。大怒。收付廷尉。賜懷文死。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十九

明帝每優容虞愿

泰始七年。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明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隱。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明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去。無異容。明帝好圍碁。碁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碁。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明帝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明帝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

北魏高祖導羣臣使諫

齊建武二年。魏高祖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范雲諫梁公納東昏余妃

梁天監元年。梁公蕭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卽請以余氏賚王茂。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江子四極言政治得失

大同二年。尚書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啓。西魏置紙筆以求得失。

五年。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

北齊永安王浚以忠諫被囚

陳永定元年。齊顯祖之爲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顯祖有時湊出。浚責顯祖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顯祖心

銜之。及卽位。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怒。吏民悅之。浚以顯祖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或密以白顯祖。顯祖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顯祖裸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顯祖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顯祖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顯祖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顯祖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北周樂運陳宣帝八失

陳太建十一年。周宣帝居喪纔踰年。卽肆聲樂。魚龍百戲。常

諫靜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二五

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與愔詣朝堂。陳宣帝八失。其一。以爲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斷雕爲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徃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

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宣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隋劉行本諫文帝答郎官

十三年。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文帝不顧。行本於是正當文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文帝斂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隋煬帝性不喜人諫

大業九年。煬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二十一

蘇威言盜賊獲罪

十二年。煬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煬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煬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煬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煬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煬帝益怒。頃之。煬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煬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

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煬帝不憚。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煬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煬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煬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卽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煬帝殺諫臣

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二十三

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煬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煬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卽日於朝堂杖殺之。煬帝幸江都。命越王侗等總留後事。煬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煬帝大怒。先解其願。然後斬之。

唐孫伏伽上表諫高祖

武德元年。萬年縣灑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朞羊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卽位而明日有獻鷄鶩

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灋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高祖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高祖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

二年。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諫靜門。通鑑總類卷九二十四
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卽位以來。每虚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欵。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蘇世長似直而多詐

四年。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旣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高祖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官鹿臺。非

興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嘗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張蘊古上太寶箴

九年。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太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極瀨亭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瑩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纁塞耳而聽於無聲。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裴矩諫太宗殺受賂之吏

諫詳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二十五

太宗患吏多受賂。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太宗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瀆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太宗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太宗命諫官隨三品入閣

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太宗延見京官問政事得失

太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

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癖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太宗冀聞規諫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悞。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二十六

孫伏伽諫太宗騎射

太宗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太宗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太宗霽威納諫

二年。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太宗亦為之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

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鷄竟死。懷中

太宗以納諫爲難

太宗嘗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太宗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太宗悅。卽出之。還其親族。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官人音樂。不稱旨。太宗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官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太宗怒曰。朕寘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二十七

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太宗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太宗責執政亦受人諫

五年。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長孫皇后賞魏徵直諫

六年。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

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太宗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極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二十八

魏徵不肯面從而復諫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无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魏徵請借辭色以來諫

七年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佛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太宗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魏徵諫治皇甫德參謗訕之罪

八年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官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官中所化太宗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官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太宗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四疋作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太宗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太宗聽諫不逮貞觀之初

十二年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太宗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太宗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太宗

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灋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卽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尹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魏徵勸太宗虛心采納

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太宗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

諫靜門

通鑑總類卷九

三十

太宗今魏徵封狀以進

十六年。特進魏徵有疾。太宗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

褚遂良謂忠臣愛君諫其漸

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太宗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

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太宗欲自聞其失

十八年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无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高宗謂蕭鈞真諫議

永徽二年。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糾繩。乃自爲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灋不至死。高宗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高宗求諫竟無諫者

麟德二年。高宗語及隋煬帝。謂羣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金。羣臣無得而諫。

李善感進諫天下謂鳳鳴朝陽

永淳元年。高宗旣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已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殿。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高宗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諫諍門

道鑑總類卷九

三十一

陳子昂

永昌元年。右衛胄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踈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凜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

李景伯真諫官

景龍三年。中宗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鸞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咒。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暉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中宗許之。山暉乃歌鹿鳴。蟋蟀。明日中宗賜山暉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中宗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衆皆爲諂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誼諱竊恐非儀。中宗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李林甫指立仗馬以杜諫言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三十五

四百十一

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

肅宗開諫諍之塗

至德元載。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陸贄疏勸德宗接下從諫

建中四年。德宗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曷日致亂。由上下

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

下之畏慙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親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親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又曰。昔趙武。咄咄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詘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

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謹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德宗頗采用其言。

陸贄數直諫忤上意

興元元年。陸贄在翰林。為德宗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德宗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德宗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德宗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德宗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迨上意。盧杞雖貶官。德宗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德宗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陽城辨陸贄裴延齡忠佞

貞元十一年。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李充張滂李銛。黨於贄。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等為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德宗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

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卽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德宗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德宗意乃解。令宰相論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請上一一自解。疏入。德宗以爲妄。不之省。

元稹上疏論諫職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三十六

元和元年。以元稹爲右拾遺。稹上疏論諫職。以爲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位。而屏棄踈賤之哉。頃之復上疏。以爲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卽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

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卽政。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況踈遠之臣乎。此蓋羣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憲宗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三十七

李絳諫憲宗欲罪諫官

二年。憲宗又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剛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憲宗善其言而止。

憲宗戒宰相當十論

憲宗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度李絳必諫且罷獵

五年憲宗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憲宗謂李絳真忠臣

翰林學士李絳。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憲宗作色曰。卿言大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憲宗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

武儒衡言皇甫鏹

十四年。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鏹之黨陰擠之。詔度充通鑑總類卷元諫諍門。

三十一

河東節度使皇甫鏹。專以培植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鏹自訴於憲宗。憲宗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邪。鏹乃不敢言。

柳公權以筆諫

十五年。穆宗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爲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穆宗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穆宗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穆宗訝諫官入閣論事

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游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

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歛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穆宗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穆宗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

韋處厚諫敬宗遊宴

長慶四年，翰林學士韋處厚諫敬宗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敬宗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獨孤朗等論王播姦邪

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論其姦邪。敬宗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劉栖楚諫議大夫。

張權輿諫敬宗幸驪山

寶曆元年，敬宗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敬宗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遂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魏謩以盡言不忝厥祖

開成元年。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右拾遺魏
暮上疏。以爲陛下不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繆夫。竊聞數月
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
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
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卽撤之。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
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卽出孝本女。權墓爲補闕。曰。朕選市女
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髮亂孤露。故收養宮中。暮於
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
辭以賞之。暮徵之五世孫也。

柳公權有諍臣風采

二年。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舉衫袖示之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四十一
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言。文宗問
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
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
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以公權
爲諫議大夫。

柳公權諫納郭收二女

三年。文宗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收除邠寧。外
間頗以爲疑。文宗曰。收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宮無過。自金
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
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文宗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
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得方鎮。文宗俛首良久。

曰然則柰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收家

高少逸等諫武宗校獵

會昌二年武宗幸涇陽校獵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閣中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武宗改容謝之

宣宗謂諫官要在舉職

大中八年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宣宗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久之叢自司勳貲外郎出爲睦州刺史入謝宣宗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宣宗遽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四十一

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

宣宗樂聞規諫

十一年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宣宗爲之止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懿宗不從諫言改勅命

咸通四年敕以閣門使吳德應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諭以勅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駝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

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

侯昌業以上疏極諫被誅

廣明元年。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僖宗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張道古上疏得貶

乾寧四年。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卽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諫諍門 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昭宗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後唐趙遠諫秦王從榮

長興四年。初秦王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柰何所爲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爲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爲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

閩葉翹因諫女寵被黜責

清泰二年。閩王昶。以永泰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爲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官中謂之國翁。昶旣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

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卽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弃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鶯。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而弃之。昶不悅。由是踈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後晉薛融諫修洛陽宮

天福三年。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官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官館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高祖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閩黃諷不肯以直諫被杖

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爲民。

陳光遠以死諫閩主

八年。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俊曰。此何所施。俊對曰。斬爲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俟冢。斬其屍。校書郎陳光遠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

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南唐蕭儼以諫諍得罪

開運元年。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閣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踈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卽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四十四

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後周世宗詔羣臣極言得失。

顯德二年。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蜀主貶章九齡毀斥大臣

五年。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姦佞在朝。蜀主問姦佞爲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爲毀斥。

大臣。貶維州錄事參軍。

李起不能慎默

六年。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起性狻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

諫諍門

通鑑總類卷九

四十五

一百

衛子思言君闇臣諂

周安王二十五年。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諂諛門

通鑑總類卷九

四十六

漢轅固戒公孫弘以曲學阿世

元光五年。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

孔光等稱王莽功德比周公

元始二年。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

咸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卽時承制罷議者。

東晉桓景諂事王導

咸康元年。丹陽尹桓景。爲人諂巧。王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謂領軍將軍陶回曰。斗楊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桓景造膝。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

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

太元十四年。瑯邪王道子勢傾內外。遠近奔湊。孝武帝漸不審諫門。
通鑑總類卷九
四十七
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衆。諷八坐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楊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護軍將軍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孝武帝大怒。而嘉胤有守。

王國寶等共爲邪諂

二十一年。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灑。屢爲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侔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孝武帝。而踈道子。孝武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及孝武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諂。道子更惑之。倚爲心腹。遂參管

朝權威震內外。並爲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椽棟雖新。便有忝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

南燕鞠仲媚備德爲少康光武之儔

諂諛門

通鑑總類卷九

四十八

隆安五年。南燕主備德。宴羣臣於延賢堂。酒酣。謂羣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

宋顏師伯以諂佞被親任

大明四年。是歲。孝武帝徵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爲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孝武帝嘗與之樗蒲。孝武帝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孝武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劉德願哭貴妃以獲賞

七年。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為豫州刺史。孝武帝既葬。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孝武帝甚悅。故用為豫州刺史。以賞之。

齊江柘勸宣城王出誌以示人

建武元年。宣城王鸞。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江柘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隱。當轉言之。

北齊和士開以姦諂有寵

諂諛門

道鑑總類卷九

四十九

陳天嘉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世祖。齊世祖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嘗謂世祖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世祖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世祖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

朝士不耻為和士開假子

太建二年。和士開爲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爲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嘗有一人士。參士開疾。值醫云。王傷寒極重。作藥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爲之強服。遂得愈。

隋虞世基抑損表狀

大業十二年。內史侍郎虞世基。以煬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煬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煬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煬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煬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封德彝諂順帝意

義寧元年。李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問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煬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煬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

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煬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灋。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

唐高祖責封德彝諂巧不忠

武德二年。高祖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于高祖。高祖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諂諛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五十一

四百五十一

太宗不肯陽怒試佞臣

貞觀元年。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太宗疑宇文士及爲佞人

十六年。殿中監宇文士及卒。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楊再思專以諂媚取容

長安三年。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景雲元年。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中宗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宋璟止立碑以革諂諛之風

諂諛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五十一

開元六年。廣州吏民爲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它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明皇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

李齊運以柔佞得幸

貞元十二年。以閑廐官苑使李齊運爲禮部尚書。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德宗。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臥家。德宗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

吐突承璀奏立聖德碑

元和四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憲宗命李絳爲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

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灋。且敘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光益聖德。憲宗覽奏。承瓘適在旁。憲宗命曳倒碑樓。承瓘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冀得延引。乘間再論。憲宗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蘇循望府廨卽拜

後梁龍德元年。晉王旣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卽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諂諛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五十三

南唐主不從諂邪之人。以事更改

後晉天福三年。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灋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孫晟自謂諂詐不如馮延巳

八年。駕部郎中馮延巳。爲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巳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爲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諛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爲聲色狗馬。

之友邪。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耳。

馮延巳等極傾諂之態

後漢天福十二年。唐王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景達性剛直。唐王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呵責之。復極言諫。唐王以不宐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王請斬之。唐王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爲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

馮延巳與其黨更相唱和

諂諛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五四

四百五十六

顯德五年。唐王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王。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廟。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王。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爲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王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王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然。

品藻門

吳陸喜謂薛瑩在四五之間

晉太康三年。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佞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東晉桓彝謂褚裒有皮裏春秋

咸和九年。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豫章太守

品藻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五十五

褚裒。丹陽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李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唐王珪品藻房玄齡等

貞觀四年。諸宰相侍宴。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房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太宗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太宗面舉羣臣得失

十八年。太宗謂司徒長孫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太宗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太宗曰。長孫无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篤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

永淳元年。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勳。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勳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旣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

令。昭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勵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

出藻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五十七

論時政門

東漢荀悅作申鑒五篇

建安十年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灋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灋。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許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慝。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論時政門。

通鑑總類卷九

五十五

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灋立矣。是謂統灋。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仲長統著昌言論

十一年仲長統著論曰昌言其言治亂略曰豪傑之當天命

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抗。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忘也。乃弄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晉熊遠上疏言三失

建武元年。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熊遠上疏。以爲胡賊猾夏。棹官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爲耻。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瀆。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時之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

應詹上疏言崇獎儒官

太興二年。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

宋周朗上疏言備胡奢侈之弊

元嘉三十年。七月朔。日有食之。詔求直言。周朗上疏。以爲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

論時政門

通鑑總類卷九

六十一

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積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弁。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齊劉善明等各言得失

建元元年。太祖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又以爲

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言其弊。以爲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爲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違。自依糾坐之科。宜悉停臺使。負外散騎郎劉思效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太祖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

論時政門

通鑑採類卷九

六十一

李彪上封事

廢營

未明六年。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李彪上封事。以爲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爲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旣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

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魏主皆從之。

魏韓顯宗上書陳事

齊建武元年。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爲往冬輿駕停艱。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爲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其三以爲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闡闔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爲陛下

論時政門

通鑑總類卷九

六十五

耳聽瀟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昊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榮。日成篇卷。雖敵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畜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魏主頗納之。顯宗又上言。以爲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

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爲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帝覽奏。甚善之。

梁賀琛啓陳四事

大同十一年。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剝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虚。皆由使命繁多。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鴛困邑宰。則拱

論時政門

道鑑總類卷九

六十三

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

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啓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

論時政門

通鑑總類卷九

六十四

周樂遜上言四事

永定二年。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四事。其一以爲比來守令。代期既促。責其成効。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爲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爲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爲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爲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

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爲興動。

唐魏元忠言禦吐蕃之策

儀鳳三年。高宗以吐蕃爲憂。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爲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効也。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高宗善其言。

天后問陳子昂爲政之要

永昌元年。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

劉知幾表陳四事

天冊萬歲元年。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卽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冠攘爲榮。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論時政門。

通鑑總類卷元

六十六

四百八十七

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

宋務光上疏言水災

神龍元年。河南北十七州大水。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以爲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

坊門爲宰相。言朝廷使之變理陰陽也。疏奏不省。

楊相如上疏言時政

開元元年。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弃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明皇覽而善之。

晉州男子獻二十字

大曆八年。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

論時政門

通鑑總類卷九

六十一

四十五

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屍貯筐中。弃於野。京兆以聞。代宗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陸贄上奏帝不能用。

建中四年。初。德宗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

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官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

論時政門

通鑑總類卷九

六六

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關。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德宗不能用。

李翱言六者政之根本

元和十四年。史館脩撰李翱上言。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

楊虞卿上疏諫穆宗

十五年。穆宗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群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

後唐史在德上書歷詆文武之士

清泰元年。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潞王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論時政門

通鑑總類卷九

六九

四百五

殷潘承祐上書陳十事

後晉天福八年。殷吏部尚書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歛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歛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爲鄰。卽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官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知典故門

晉元帝取決刁協賀循

建武元年。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齊王儉請憶故事

未明三年。王儉領國子祭酒。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武帝深委仗之。

欲知古問高君

知典故門

通鑑總類卷九

七十

二百

唐開元四年。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旣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缺政矣。

通鑑總類卷第九終

